



張文潛文集卷第六

唐論上

昔者天下之事嘗患於不得已而為之夫事至於不得已而為者非其心之所樂而勢有所迫故也勉強而為之既立而不可變則將拱手而待患是故古之聖人其深謀遠見所以憂慮天下之故者莫不備具先為之防曲為之備使天下不幸有不測之變而吾常從容制之而不亂無鹵莽苟且之計以為後世之患嗚呼此先王之治後世之所以不可及歟竊嘗譬之世之淺

人有居於河瀕而幸水之不至也則安然而不為之備一旦水至則徬徨四顧莫知所為於是毀室徙薪而塞之而後免於沒溺之患然是人也能解目前之患而退有失所之憂既已失於其初而後將復之則薪與室者既已習於水而不可動矣彼其初豈不愛室與薪哉勢有所迫故也天下之勢亦何以異於此聖人者唯先見其害而預為之備而已然豈有他術哉是亦築堤以憂溺貯水以救焚者之智也昔者節度之制起於景雲開元之間然其所治者不過于邊

方控制之邦而已天寶之亂安史橫行於中原而莫之禁天子之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大抵至德之後天下之兵無慮數十萬皆屬于節度之府是以天下之兵仰食于度支賞罰于天子而權歸于將天子養之於上而將軍實收其歡心故馳之以不義之名實之於可畏之地則俛首盡力而不敢辭及夫天下既平前日之亂已去而節度之患固已不勝其深矣嗚呼天下之情不可使苟有所安也使安於義

耶則吾固無求乎其他使其不義而安之則吾將欲改而不可得彼天下之兵其勢既已如此則人人有當然之心雖欲改之其道無由蓋肅宗之時大盜既平而天子之威不足以大屈天下則其不能變節度之弊宜無足恠然以憲宗之英明鋤蕩剗革而卒亦不能一之嗚呼勢之所習不亦甚固哉蓋嘗以謂唐之末年其君非有可亡之實若夫文武宣之三君其才可與有為而一時之臣又非皆不可用而其紀綱法度不須更而壞蓋其大勢已去雖有絕巧無所施

矣故唐之患不起於僖昭之間而起於天寶之際節度之強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度之有功嗚呼使天寶之際不為是苟且急迫之制則僖昭之患何自而起而使吾初不倚節度之功則河北之區區雖欲傳襲其可得哉

唐論中

天寶承平兵不知戰大盜突起四海震動禦之無策若播國殘哥舒之敗固無足道者明皇欲下詔親征而姦臣嬖妾沮撓其事意當是時天下諸將其有濟乎愚嘗論之天寶盜起雖上有

昏德聰明杜塞抑當時朝廷無人矣故為是猖狂不審之謀夫天子臨戎其利有二天下莫能當而明皇皆不得行之幸而不行使果行之其狼狽有甚於此者何謂二利一者壓之以尊名重勢敵人雖強不忍冒犯順之危而起天下之怒二者天子所統必天下之重兵選卒天下莫能抗也明皇之時天下之勢莫重在西北而京師輕也久矣大獄屢興搢紳切齒用兵無度百姓怨苦內煽淫佚荒亂失度尊名之不競也甚矣祿山教戰久矣其將卒皆蕃戎勁卒非復唐

人也彼惟恐犯順之不深侮上之不快則明皇之於尊名重勢所不得行之一也天下勁兵皆在西北藩臣握之府兵既壞天子侍衛長征曠騎而已有急而募不過得長安市人子而以之抗代北勁騎此駟羊戰狼則明皇於重兵選卒所不得行之二也親征不可則無策乎曰知兵者必能逆知敵人所恃與所惡使之行所惡而違所恃如是者百戰不殆祿山之利速戰也所恃也勝也十年教其民千里而用之其鋒不可當雖太公穰苴必姑避之故賊必乘其鋒而用

之夜惟恐戰之不速而敵人之不我拒也然祿山之其雖強渡河而南則羈客也故心不固而易搖其恃范陽如虎豹之有山林急則必投之以自藏方祿山之南也厚集潼關之師深溝高壘與之戰委河南而與之是時李光弼郭子儀皆在河北遣一將擣范陽之虛往必得志彼進則不得入關退則已失范陽獨守空虛之東都不過半年其勢潰矣此至計也其後祿山既死慶緒北走而史思明已有范陽慶緒卒困死河朔以此知祿山失范陽則必弊於河朔諸師也其後史思明陷東都李光弼率師於河陽而思明不能西以此知厚集潼關之師不戰以老之而祿山无能為也祿山傾國遠闔委其所恃而不顧固已犯天下之至危而唐之君臣不知出此唐為無人也夫

唐論下

昔者先王之兵愛其君而後死其將以謂凡吾所以致力不顧以衛其將者無他焉以謂吾兵之勝負者非吾將之利害而所繫者吾之君耳是故功成事立而其君安然享之而無虞其不

善用者則不然其兵死其將而忘其君方此之時三軍之士惟其將之為聽故不患將之不足以立其功而患乎功成而上不享其利夫惟欲兵之愛其君而不死其將則莫若兵出於府而得出於衛使將之於兵得以用而不得以存之方其有事也厲兵秣馬以問有罪將軍之恩惠雖足以取信於下而士卒之頌其將軍非我終身之所仰則雖愛而不私夫惟愛而不私是故驅之以義則有功而不可使為不義之行彼死其將而忘其君者是節度之兵也方是時天子

能使其將而不能用其兵可使征可使戰而不能得其私天子常歛士卒之怨而將軍者實尸養士之恩嗚呼此豈非天下之大患歟蓋自天寶已來藩鎮之禍迭起而不可制而河北之鎮天下指為僭亂不臣之邦弃之而不問以謂是誠不可得而為也嗚呼蓋亦深思其術哉夫以漢之時而七國連衡以叛其上而諸侯擅地天子曾無以制之此其為患豈特唐之方鎮也哉其後主父偃為之一言使得自封其子弟而漢之君臣無一鐵之費而坐享大山之安彼唐之

節鎮何以異此歟彼桀黠而不顧肆傲以慢上者
是誠何恃而敢為爾哉蓋其股肱肘臂者有為之
出死力以為之者使其子然而自為則吾一將之
敵耳故李愬之平蔡一得李祐則吳元齊束手而無
能為矣然一節度之所領不下數郡之地而我何不
遣一介之乘假賞功之令按其臣屬之尤才者使
帥其屬城而為之使如是而陰離之使其兵分地析
則昔之豪黠而難制者不過一二年提一空城而守
之雖欲不臣其可得哉或曰彼臣屬將佐安能畔其
素所愛耶

石為裂地而謀相通則安在其為利哉是夫不
然夫人惟貧也而後肯役于富惟賤也故肯役
于貴故兩貴不能相使兩富不能相下彼其臣
屬將佐之愛其帥也豈有他哉惟其有功能黨
之有才能用之是故恃之以自固使其位有節
度之勢則將反顧其上而疾之何則勢均位等
則必有相疑之心嗚呼使彼誠相軋而生疑則
吾之計行矣或曰我一日盡斥其臣佐則彼安
肯晏然而遣之耶使彼遇吾命而不行則無乃
益召天下之亂乎是又大不然也夫使彼受命

而遣之耶則吾固何求使彼過吾命而不行則
反手而內禍及之何者使人有可以得富貴之
門而有蔽于其前則必群擊而競排之使一日
出於行伍之間而有一節度之權我則頌其私
而止之夫如是而能安者世之所未嘗有也昔
者烏重裔為滄景節度凡屬城之刺史各還於
朝廷使得自隸其州兵嘗曰使二千石各有鎮
兵雖有安史無如之何而河北之所以能拒命
正以能奪刺史縣令之權耳當是時惟重裔之
獨稟命受代然則分其地而離其兵都真

節度之術也

明皇

人主當務好要不當務無為夫無為之為言妙
矣此義農堯舜得道之事也而庸君暗主聞其
說而樂之深居奧處蒙塞耳目是非過前而不
察姦臣愚弄而不悟視人之利害國之存亡若
越人問秦人疾痛曰我無為也耽樂之飲酒便
嬖女色晏朝早罷將蕩無度亦曰無為也是故
莫若好要吾不治事付人以事而視其成吾不
吝權分人以權而樂其趁事成而利則可事成

而害則必治其故而賞罰行焉分吾之權而主
於公則任之盜吾之權而行其私則斥之而用
全分焉此之謂要知好惡則進乎無為矣吾觀
唐明皇用李林甫十餘年盡失賢人之助太宗
之法度廢革略盡正觀之風俗變壞無遺林甫
朝夕所從事者非聚斂奢侈以蕩移人主之心
幸則羅織刑獄以破滅大之家族習門之內干
戈礎戮未嘗絕而間為神仙鬼神之說以動其
心而明皇恬不為慮漫不加察利器去手而不
覺一敗塗地沒世不復元此者其始好無為之

說也後之人主可不戒哉

代宗

余嘗論代宗唐之庸主也而承安史壞亂之後
肅宗草創事出一切人情震搖易以生變此非
常才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嘗一為吐蕃所驚
跳奔于陝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哉余考
代宗行事有類英主者二焉誠率是道而充之
其身安而國定蓋無足恠何也容大功臣背之
而不疑犯之而不怒而外無姑息之迹一也僕
固懷恩李光弼二人之功著矣懷恩之恃功犯

上自敵以下誰能忍之而代宗不與之較故優
容包納卒待其自斃豈不曰與之較力則彼
驍勇也與之較理則彼戎狄也其乘氣而兇悖
蓋將亡也是其料懷息于目中矣李光弼身兼
將相功無與比而幸陝之役堅坐不應此其意
非持兩端則高臥以觀變也代宗恩禮終始不
衰豈不曰光弼之功而傷之天下其謂我何彼
之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彼非束
手受死者而吾誰使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如
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富尔也德宗之於懷

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幹矣人有當其意則用
之衆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莫或能間之者
焉始用元載委已聽之載惡已甚誅之而不疑
寵魚朝恩幾危郭子儀然其橫也則殺之程元
振之寵固矣柳伉一言而逐之易如反掌卒弃
不用元載之獄問目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雖
擅權于外而代宗居中無不知也去三大姦如
殺犬羊中外不驚上下厭服觀此則昏且辱者
不能爲也是二者英主之所難代宗有焉所以
能保國而安身也哉

德宗

德宗憤藩鎮之強，僭有鞭撻海內之志，竭其帑藏，空其營衛，以從事於伐叛。然師出無功，兵連禍結，大盜竊發，身播國殘，滅亡之禍，間不容髮。自是之後，亂不得熄。至干憲宗用一裴度，決策出師，淮西既平，山東河北強藩大鎮，弭耳聽命。終憲宗之世，海內略定。二帝於用兵伐叛，則同而功烈何其相萬也。管子有言：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德宗始使馬燧、李愬、真討田悅，魏鎮自承嗣以來，兵強國富，屹然大鎮，非可易

者也。三將之力，弊於田悅，而王武俊、朱滔相煽而起，自魏至燕，數千里間，莽為戰場，而四方諸侯始輕京師。淮西雖積叛，然數郡之地也，暴取其財，費用其民，為日久矣。危亡之機，已見而元濟昏童，崛強其間。此特不欲取耳，取之可以必得。豈與河朔諸鎮比哉？憲宗乘其機，察其時，一舉而滅之，而李師道、田承宗之徒，或誅或臣，而四方靡然效順矣。此無他，德宗先攻其堅，敵未亡而已。之氣先索，力先弊矣。已索之氣，既弊之，力人所易侮。此朱泚懷光所以陸梁而不忌也。

憲宗先攻其易碎其巢穴戮其鯨鯢兵雖未出而氣已震於天下師道承宗所以消沮而不能抗也有扛鼎之力者使之負石而趨終日而不蹶立談之間而磔嬰兒則賁育在旁必且心悸此攻堅攻瑕之論也

五代

春秋時季梁在隋宮之命在魏皆明安危曉種宗強國憚之而不敢易余竊惟五代之君雖起武夫悍卒未嘗學問不足以得士而一時將相謀臣當其敗亡之際皆是蹈坎井頭抵株木安

受禍患而無策事成則相與苟且富貴事敗則拱手受戮豈紛亂之極而人才亦從而不振歟而余嘗求之而得四人焉皆智士也可以言智矣而時君或用或不用也安重誨在明宗世常恨不為國家去潞王時潞王蓋一罷鎮節度也而重誨獨知禍之原在此其後卒覆國者潞王也清泰帝時石敬瑭在太原欲叛有狀時庭臣有呂琦者言於朝曰敬瑭必結契丹為援可先以重幣結契丹以分敬瑭之援卒之立晉者契丹也若二人之見亦明矣使明宗與清泰信其

言而先為之所可以紓禍也。必矣。契丹大舉入
晉，志吞南夏，而其母述律乃獨非之，曰：「譬之吾
國，以一漢人為主，可乎？」耶律德光果不能安於
南，夏狼狽客死於路，大勞甚費，而於契丹初無
大利也。德光喪歸，其母不哭，曰：「待國中，人馬如
故，然後葬汝。」嗚呼！若此，戎媪亦智矣。李穀、韓熙
載少以功名相期，熙載將仕江南，與穀別，熙載
曰：「江南如用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見
用，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已而穀相，周世宗遂
征江南，兵不勞而國不費，信乎其如探囊也。何
者？自古秦、楚、晉、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不
為固天下有定勢，非智力可強。諸葛孔明且不
能用蜀取魏，江南豈有長驅定中原之理乎？穀
於審天下之勢亦明矣。此四人者，三見忽而一
用，故惟李穀獨有功。嗚呼！天下豈嘗无士哉？有
而不可為者，獨患智不能用耳。

莊宗

古之善戰者，不患乎敵強而我不若也，而所不
患者，與之為敵而兩无以相制也。夫兩无以相
制，則勢足以相擾而不可以有成。惟其曠且特

久兩憊而不振如是而後有起而收之者雖然
非有優游久遠之心誰能安坐而待之而至其
兩憊而不振也吾亦安能必其變之所在則是
吾與敵人常戰於不可知之間夫豈不殆哉是
故古之善戰者必有以審天下之勢而爲之計
取之以可必之計而待之以可成之功夫如是
而後能有立今夫天下之勇夫其才足以相勝
其力足以相困奮臂角力以戰其死其勢終日
而不能解至其能者則不與之角爭於手足之
間而獨徘徊待伺一發而擣其虛中其要害之

地而使之雖有手足之技而不能以與吾較夫
如是者勝敵之道也故力弱于敵則謀之力倍
于敵則乘之力敵勢鉤則擣其虛襲其所忌而
不可戰蓋昔者唐人以河東之地南向以爭天
下百戰而无功以朱温之強親冒矢石與唐人
從事於河上不能有河北尺寸之地其力之不
足以相制亦明矣譬如兩人終日而博也伐勝
伐負久而不決勝者欲罷而負者留之負者欲
退而勝者激之蓋終朱温李克用之世更勝迭
而卒不得其志負至於莊宗力戰不願思決成

敗而不可得方其盤桓於楊劉德勝之間蓋嘗
感而不勝矣其後郭崇韜爲之決入汴之策而
後天下歸于唐夫梁人之有汴是猶人之有腹
心也使吾之力雖不足以過之耶一日而潰其
腹心則彼手足雖全而不爲用此擣其虛襲其
所忌之道也故莊宗之取天下其要在此而或
者猶歸罪于段凝之區區何異夫披心抉腹而
責手足之不救也昔者莊宗與劉鄩戰于莘劉
鄩趨黃澤乘虛而襲太原中道而敗乃不能進
夫劉鄩之襲太原是莊宗趨汴之策也彼鄩以
謂人得糧十斛而後可以有功彼誠見天下之
勢非朝夕之所能成而其決策不顧以趨太原
所以擣唐之腹心也歟夫莊宗能知其勢而爲
之防故唐不亡而梁人惟不能蔽其所忌故莊
宗所以得志夫古之善戰者觀天下之勢而後
戰從之者此之謂也

張文潛文集卷第六

張文潛文集卷第七

子產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量力而不量力之患起於
好高今夫使人皆量力而無慕於賢已者宜若
急情而無志而不知夫力之所授於天者莫不
有極強任而過使之則將有禍嗚呼急情而無
志不猶愈於禍歟吾知量力之不可廢也今夫
天下之才自匹夫以至聖人其別無窮然大要
有三而已上智中人下愚是也昔者聖人之治
天下使民之畏也有不待刑使人之愛也有不

待賞夫無刑賞而畏愛行焉此天下之絕德也夫惟聖人而後能之使中人之才其爲治也去賞與刑以求天下之畏愛曰吾將李聖人也則亦敗而已矣使量力而行之作刑以明威信賞以施愛其誰曰不可以謂德不及於聖人耶不猶愈於敗乎夫烏獲之力至於舉千鈞而弱者至不舉一石以一石之力而負千鈞則脊絕而死此又天下之所知也昔者鄭國有災有勸子產使遷國者子產曰吾不足以定遷矣夫遷國以免災與夫安坐以待不測之禍二者孰利也

然子產知其力之不能及則寧爲安坐之計姑求其力之所及者而行之豈其心謂不能定遷則其患將甚於安坐而待患歟蓋子產嘗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子產卒行之也彼以謂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非我之所能故也余讀書至此未嘗不竊歎古之君子其智慮深遠而較利害也詳量分審力而不誘於天下之浮說而深悲後世之惑者夫宋襄公之求諸侯徐偃王之行仁義卒無所就而敗隨之而世之人遂悲仁義之不効而不知二人者果能爲文王之事歟非

仁義之負二人而三人之負仁義也或曰天下之
大不可以好卑而務近而量力之論不可以訓
嗚呼使無妄學聖人者是豈使無學其德耶吾
惡夫無其德而僭其事者也彼聖人之爲聖豈
好高而爲之哉其中之所有舉而措之而已使
誠有其德吾何愛聖人之事而不使爲之哉

魯仲連

昔者君子之於仁義其行之非不動而好之非
不篤也然動而不得其中則君子不爲也是故
罪至於可殺則君子不生之以爲息而鄉閭之

聞勢有不可救則捨而不顧凡天下之事有可
以不爲而非不義者君子不強以爲義也嗚呼
君子之道豈願若是恣然而已哉彼誠以爲事
至於可以不爲而無我責而我則惇惇然求爲
之以爲功則夫世之求爲君子者蓋亦甚勞而
我之心無乃非出於樂而後爲歟蓋昔者夫子
之道未嘗不出於忠恕然其所以待物者亦甚
厚矣然陳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言之朝告其君
而請討之至其不能討而孔子亦不強也門人
有以謂報怨以德者而夫子以謂何以報德彼

天子以謂出而告之朝者吾之所職者止矣鄰國之不討賊非我之責也受人之德而樂之加我以惡而怨之者是天下之常情也以德復德以怨復怨則理亦足矣彼天下之人必將以所樂施所惡則夫為善者不亦任其情歟彼魯仲連者里閭之自好者耳安知夫所謂真仁義者也以布衣游諸侯而不食其祿不當天下之責而出身以救天下之患功成事立而不享其報此魯仲連之所以為賢歟嗟夫仲連之所以為賢乃其所以為戾也夫當其位而後憂食其祿

而後勞施其功而享其利解其憂而享其樂若孔子孟子之所不能過也而仲連者獨能不然歟吾見其越勢奔禮亂世敗俗而已矣夫無責而憂人之憂致力而不享其報則後世之中人不勉於義必自仲連始使天下之賢者必始仲連而後可則亦率天下為偽而已矣蓋施義而不賞其處者義之賊也嘗聞之昔者夫子之道所以行乎天下後世而不能廢者惟其不強仁義以為賢而不捨仁義以求自便也不強以為賢故為善者不難不捨以為便故不為者有所

畏夫人不可不爲而爲之不難此天下之所以同守而不廢後之愚者嘗欲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其自便者不以仁義易身之一毛而天下卒去之然則夫子之道爲不可易也

樂毅

余觀夏侯太初之論樂毅稱毅之書以謂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以知毅之心不止於兼井而稱毅之不取莒與即墨以謂明信義於天下將縱二城而降之以爲王業之所起嗚乎何其言之過歟且毅戰國之雄其智豈

足以知王者之事哉一說昭王之平齊復其數年之仇毅之才盡是矣何以知毅之有心於王者之事哉且以戰國之際士馳說於天下以干時君惟恐其言之不足以動人其所說一切不出於情實則樂毅之稱伊尹太甲之事是果其心歟且毅將燕師一戰而破齊虜獲其重器而逐其君以燕國之弱小而五歲勤師於外親所降下者凡七十餘城則士卒亦少弊而國之轉輸應接亦少勞矣故頓於二城之下盤桓而不能不且終樂毅之計而騎劫代之矣由是觀

之樂子之不拔二城者是力有所不足未得盡
用其計謀而者毅之用心固未始有縱二城以
示民明信而有意於王業之事也且樂毅嘗一
至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於燕而下七
卡餘城其所殺傷不知幾何而即墨之大夫出
死於戰齊民之視毅不啻若冠讎而乃欲以不
攻二城以明信示民毅之爲計必不若是之愚
者且方是時田單守即墨單善爲兵故其守即
墨固而不易拔耳何夏侯生之妄論也司馬遷
稱異時事類蘇秦者皆附之秦故戰國策之事
所載多不足信而遷之所載毅事未始有此故
余皆不信之

吳起

予讀吳起傳觀與田文論功發三問文不得一
然則起之才豈淺淺者耶及田文爲之言主少
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
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予嘗疑起之才何獨短
于此而不敢與文較及觀起之相楚方悼王之
死未幾而楚之宗戚大臣起而殺吳起方是時
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主少國疑矣起也於是

乎不免然則起之才是誠矩乎此則其始無以
抗田文之言蓋無足恠而田文之於知人也亦
明矣然則田文之知起之不足以處此者何說
也蓋起之為人也明厲而不達於變從事於法
而不知權是二者蓋相疑國輔少主親未附而
安不信者之所深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
當國乃為載書以序位聽政辟而子產請焚之
夫子孔之為載書叙群臣而使之聽政豈有所
不可哉而子產請焚而鄭國果定何也蓋誠未
加於物則吾之所為衆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繩

之則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較徒
知吾法之不欺而不顧物之情此取禍之道也
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新造之國與夫
衆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之于姓而取必於
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際此子
產所以焚之而國定也史稱吳起治楚明法審
令損不急之官廢公族疎遠者夫起當新難之
國輔未壯之主而馭不輔之大臣與不信之百
姓而其所行苟若是而不知變是其死也不亦
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乘時一龍一蛇與化

推移庸得而制之哉吾悲夫吳起之志故論其說云

陳軫

陳軫之辯不及蘇秦張儀然軫常從容於戰國之際而儀秦汲汲不能補其所不及秦以客死儀逃於魏其周流諸國不得少休用智巧而為力勞何也蓋游說不可取必於一端而儀秦之術一定故也何者蘇秦必於從張儀必於橫夫一室之人不同心一日之心不同事以渙散相傾之六國而使之一心以為從雖孺子知其不

可以久此蘇秦之所窮且天下常見其為從之利矣一日散而為橫雖足以解約然合散未可必此張儀之蔽也從者不敢橫雖見橫之利而不敢陳也而游說以非之是強其所不親橫者不敢從雖見從之利而不敢陳也而強辭以亂之是讒其所不怨強其所不親是交胡越之道也讒其所不怨是間兄弟之道也天下固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為可間者矣然而親與間之際勞矣且夫交胡越者是必親之而後可間兄弟者是必間之而後可中道不幸而謀失者必

敗故儀秦之身顛沛而瀕於禍者數矣秦以此
死而儀僅以免故從橫者危道也橫嘗負天下
之責從則任天下之咎故從而散者蘇秦負其
責橫而合者張儀任其咎然天下之勢故不一
要之合散必不可以一定夫操不可以一定之
勢而身當其任故曰從橫者危道也陳軫之智
不逮二子而不主從橫之任乘勢伺變而行其
說故其為說不勞而其身處於安佚然則軫者
其說士之巨擘也

應侯

余觀應侯之入秦其心未嘗不在穰侯也彼范
雎困苦展轉旣瀕於死其求報於魏也切骨腐
心不可終日故其將奪穰侯之位而代之也慎
重周密不敢輒發非如朝將夕說之士徼幸一
言而勝之何者其怨魏之心重故傾穰侯之心
必傾人之心必則其計求出於萬全故其上秦
昭王書曰其深者不敢載之於書及見秦王乃
先言越韓魏以伐齊之非計也陽陳外事以嘗
秦王之心而自願其權事成勢固乃一言穰侯
太后之專恣不終朝而逐之則雎之憚穰侯而

不敢輕發豈不甚哉太史公不序睢事如此乃
言睢之始見秦王誤入求巷聞有穰侯太后而
不聞有王也何言之誤耶且睢與秦王相得數
年而後敢言穰侯太后之事者知己之與王交
密勢定而計穰侯之不能奪之也其始不敢載
之於書一見秦王而不敢及之者知徒櫻其鋒
不足以成吾事而吾將受其禍故也且一見秦
王而語穰侯太后之惡如此彼獨不畏穰侯之
聞之歟以匹夫無援之分而片骨肉子母之親
非獨取患於穰侯秦王亦且逐之矣彼睢之入

關料穰侯惡諸侯之客下車而逃之其為計如
此萬有一幸而得見王徐徐而面之何所不可
而遽為是鹵莽之計哉且秦自孝公以來操法
繩下最嚴於宮闈之禁所以自衛者皆以峻法
防其下故荆軻刺始皇而殿下之兵不敢輒動
安有誤入求巷事耶楊子曰子長多愛愛奇也
此亦好奇之過歟

商君

昔者商君之治秦貴利尚功明賞罰信號令使
其民日夜趨於功利之域而無間暇樂生之心

勇於公戰怯於私鬪蓋凡所以養生者非從事
於公不可得也不過十年而秦遂以強者後世
因之以有天下蓋始皇之亡自商君起之而世
之議者以謂秦以商君而興而不知商君之術
是秦之所由亡也今夫世之善養生者和其血
氣平其心志安樂而徐用之道引屈伸以宣其
滯而導其和故藥石飲食平易而舒緩惟其然
故其効也得其所欲而無後害有賤丈夫焉不
知其為如此不能忍歲月之勤而急其効於耳
目之前於是服毒石餌惡草以激之方其効也

剛壯勇力倍於平時然不過數年之後草石之
力盡矣而遺毒餘孽潰裂四出故癰疽壞決之
變一日皆作而不可制至於是而不死者未之
有也嗚呼用民之道亦何以異於此昔者三代
之聖人也其得天下也不為旦夕之謀操伏其
民而和輯其國一出於愷悌忠厚之政使其民
无勉強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民莫有
厭之之意是以享國長久而无後憂彼商君以
謂仁人之術非所以速功朝有所為而夕望其
利日夜峻治其刑罰以驅迫其民斬艾懲創以

齊肅其怠墮之氣汲汲然常若不可以終日方其効也所求者得所敵者破徭役使令莫不如意然至於後世天下已定而吾之所欲已得而後前日憤毒之志乃始大發而不可制故更二世而秦亡原其所以取怨于下者豈一日之積歟嗚呼商君實首之也夫民之力人之血氣一也可以徐治而不可以求近功夫欲求近功則必出於深刑痛罰毒石惡草夫四者用而危亡之禍可立而待故曰商君之術是亡國之術也

張文潛文集卷第七

張文潛文集卷第八

子房

天下之善辨者不過能折天下之理而已矣夫折人之情使從於理惟畏理者而後能從之彼无所顧於理者雖極天下之理而與之辨彼將漠然而不信蓋言至於此而後不足恃是故莫若示之以事而動其心夫天下之人雖於理有所不畏然至於心之所不樂亦不為也昔者鄭莊公疾叔段而出姜氏夫子而出其母天下之大惡也彼其臣必有以不義而正之者矣而莊

公卒為之然則是雖有諫者而不聽也至於顧
考叔為一言於飲食之間而莊公若不可以終
日易其平日忿疾之意為孝悌不忍之心是何
也蓋莊公不可以言奪而可以心動也今天下
之人固有告之以禮樂孝悌而不諭者然退而
視其所為未必不愛其父母而樂其兄弟然則
外雖不免於愚而心之智猶在也吾之智足以
發其心則彼固无俟乎區區之辨折而伏之矣
子房之立惠帝其說近若是矣彼高祖之為人
出於草莽戰爭之中豈知所謂廢嫡立庶之說

耶故叔孫通之徒極其說而不納亦无足恠也
至於子房乃引四老人而輔之從容於片言之
際而太子得不易雖有戚姬如意之愛而卒不
能間彼子房以謂高帝者雖非理之所能曉至
於感之以利害之計則猶足以據其平日之惑
彼能屈其所難致者而為之臣則天下之心歸
之天下之心歸之而吾捨之則必有禍彼高帝
雖不顧天下之所當立而亦知天下之所歸者
之不可易也此子房之所以為智歟故折人以
理從者十五感其心而動之從者十九夫人之

於理其信與否相半也故十得五而人有感於心則无不從雖天下之至悍未有行其所不樂者也故十得九其後唐武后欲以武氏易唐而中宗亦甚危矣彼獨傲然不顧其下雖有忠諫无所用之蓋人以為說者皆其所忽故也其後狄仁傑為之言以感動其惻怛之情而唐遂以濟嗚呼是子房之術也

蕭何

高帝論蕭相國為三傑之首及論功行封為諸將百計論曉卒以何為第一高祖之待何可知

矣夫高祖之有何是人之有五臟木之有根魚之有水也使何雖有大過猶將容之然一日為民請苑中地高祖發怒奮然如斥奴隸使有司械辱之而不疑此在常人為之則必以為狂易反常而高祖獨安為此其心蓋有說也高祖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者也何之居關中用鮑生邵平之說而帝輒大悅夫二生之說淺夫畏嫌之常情也夫其術足以當帝之心是帝於一己未有无間不疑之至信也吾未能安枕於何之心則其心惟恐其恃功驕恣而以我之不忍侵削

之也故以天下之大功一日有微罪則以奴隸
之辱加之而不疑使何之心知吾之不憚侵辱
之如此務以抑去其驕蹇之意此高祖之術也
其後絳侯立文帝以天下與人論功宜如何一
日有疑謗下之獄吏幾死而僅免夫文帝非不
德絳侯其心未免於疑蓋如高帝之於何也雖
然絳侯吹簫之羈民其驍武勇驚疑其恃功而
喜亂恐其驕而抑折之可也若蕭相國謹畏德
厚可以无疑而馭之乃與韓彭同術嗚呼高帝
過矣

陳平

余觀陳平使人劫酈商使其子說呂祿陸賈勸
陳平以百金交歡絳侯而平勃日以親卒用此
滅呂氏未嘗不竊歎也夫士不以仁義相與則
其於利害之際其能不以詐謀相欺者鮮矣酈
商為列侯事高祖十餘年其視呂氏之危漢其
心豈能无惻然哉雖不劫之豈不肯使其子也
絳侯漢之大臣雖无百金未必與平異心也平
之心豈不知酈商絳侯之未背漢也然必為是
區區者其心不能无疑於此二人故也彼其不

能元疑者何也士不以仁義相與而其合也以
權利則其於利害之際安能无疑哉昔周公為
師召公為保而不說周公詳說而審諭之夫師
保之際有所不悅而周公不忌焉諭之以義明
之以理而已嗚呼聖賢之事為不可及也

田橫

余讀田橫傳橫之將死告其客予與漢王俱南
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而北面
事之其耻固已甚矣讀韓王信陳豨盧綰等傳
切怪此數人者其受漢恩亦厚矣或拔於士伍

而士之或皆息暱親黨然少不得志則起而為
亂蓋其素所畜積嘗不在於亂特因事而後發
而考其本心蓋亦如田橫之所耻者耳夫高祖
以匹夫將群雄取天下非有德義禮樂以成懷
天下之心而其下非有樂推不厭之意高祖特
以才勝之耳故鞅鞅以就北面乃其所甚耻而
禍亂起於息暱親黨之際亦无足恠也故其與
也不以仁而君臣无禮義以相與而以利合則
國之所存者幸也余觀高祖之時韓王信首反
以招陳豨而盧綰陰使匈奴與豨連衡而淮陰

謀亂於長安內外構禍高祖奔走不息而後勝
之一有不及天下非漢矣漢之所以存庸非幸
乎文王之興也商士膚敏裸將于京商士從之
矣而况周人乎則思暱親黨之際可知也商之
興也曰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則其有
天下非一日之幸也嗚呼與三代文王之際異
矣

魏豹彭越

余愛司馬遷論魏豹彭越之不耻囚虜以至刑
戮也曰彼无異故智略絕人獨患无身耳得攝

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以故幽囚而
不辭嗚呼何其論之至也漢自高祖之後其將
在者皆常才中人而其名將皆已誅死族滅彭
越以疑死韓信黥布相繼以反誅余嘗疑漢之
於功臣少恩如是推遷所論而後知高祖之誅
功臣勢變之不獲已而世之論高祖不善馭功
臣如光武故相繼族誅皆妄論不推原當世之
故嘗試論之秦之亡豪傑並起世之英雄才過
十人者無不興起而士大夫去戰國未遠其人
皆有六國豪傑之餘風故其用兵行師有可稱

述方此時人人皆有帝王之心如韓信之徒其
屈躄為臣者其初心豈將屈躄委身而已乎高
祖豈不知其然而收之者何也夫操白挺驅市
人而爭天下非得如斯人者則誰肯為吾使彼
亦將有所寄以求所欲也彼之視高祖猶高祖
之用三人何則兩各有所利也而非君臣之分
故也且彼之所以臣我者非有至誠之心而不
厭其所欲則反顧而去耳故非裂天下而王之
其勢不可使故固陵之敗子房勸高祖分王韓
信彭越且是時天下之地分於二人者何啻十

五而子房不敢愛者不知是不足以留二人故
也夫以英雄好亂之姿無君臣至親之分而據
萬乘之強國此其勢非得天下則不厭何則如
韓信彭越之徒束手為虜而不耻者其心猶冀
萬有一不死而庶幾得尺寸之柄以施其智而
况南面稱王據有甲兵士民之衆肯帖然為人
之下哉嗚呼高祖安得高枕而臥也昔楚田於
雲夢有罽當路而不去弓矢戈戟之力不能殺
王患之或曰南山之虎其勇無敵方飢而休驅
而逐罽其能勝之哉王曰善驅虎當罽罽未及

死而王之左右六鈞之弓百煉之戈當虎之衝
虎食羆未盡而殺之矣夫楚王之用虎非樂使
之也非是則無能勝羆者矣其殺之也非有怨
疾也不殺且及我矣彼虎之視羆其與視楚王
無以異也不乘其便而殺之一矢所制則後雖
欲殺不可得矣虎之食羆非為我除患也勢驅
之而不知其為人怒也故高祖之用三人非樂
使之无是三人則項籍不為我禽矣高祖非以
怨而殺三人也知其終不為我用故也三人之
為我亡楚也非為至誠欲王漢也勢有動其心
致也為長者之論曰漢封功臣其地太過故及
天下既定當明制度別上下稍裁之庶幾矣嗚
呼彼安坐无事猶狼顧其上况削之乎故高祖
於三人者不得不分天下而封之三人者封之
而反削之亦反囚之亦反其勢必誅之而後定
故余悲高祖於此有不獲已焉

陳平周勃

余嘗怪昔者高祖之時其將相大臣皆天下豪
桀之才其謀謨智力皆足以過絕天下以戰而
无不勝以計而无不中以項籍之勢卒敗於此

數公者然及天下既平呂后惠帝之際彼呂后
者乃一婦人提祿產之庸人而王之放肆縱弛
无所不至此其間非不可窺而其智謀非有深
遠可畏而不測者夫以陳平周勃之才而馭呂
后祿產之庸人此无以異於取諸懷中而殺之
然是二人者懾怯畏縮而不敢發乃更先為自
安之計以固呂后危疑之心終呂后之世而不
動及呂后既死是二人者其取祿產何其多憂
自重而不敢易也蓋如史之所載以謂陳丞相
使人劫酈寄說呂祿解趙王印之國而呂祿從

之太尉以節入北軍而猶左右袒以觀三軍之
心既得北軍又不敢訟言誅產也灌嬰以數萬
衆與齊王合乃相與待呂氏之變而後動此三
者予未嘗不竊疑之夫使呂祿之弃北軍无以
異於遇盜而使之弃兵也則陳平之視祿也亦
易矣然猶委曲迂遠使其親戚劫之以利害之
謀周勃豈不知天下之與劉氏也而猶區區為
謀以觀其意以灌嬰之才資數十萬之衆而徬
徨于外不敢先發夫以呂氏之區區安坐而肆
其所為亦安能有所立而數公者反遲疑慎重

待之以天下之大事夫何其勇於爭天下謀項籍而怯於此也蓋嘗爲之深思其故而後數公之志可見考其所爲之故則夫天下之善謀者無以過也何者昔者高祖之與項籍角馳於中原其初非有所顧藉也特徵幸於一戰之間此其所爲不得不出於果敢而勇決弃死而不顧何者使其成功則固得吾不可必之求不幸而敗則吾亦何所愛哉彼高祖之得天下於百戰之中困辱傷敗既老而僅得之則吾愛其所得豈與夫匹夫馳騁徼幸於一戰之際者同世而

善也故其遇諸呂之禍也以謂吾輕發而遂勝耶則吾固何求使乃有一不勝則其所亡无乃甚不惜哉曷若遲而求无失也是故不憚歲月之勤而深慮夫一失之可愛此其所以遷延委曲待其弊而後發歟夫千金之買見日而後行未夕而求止一日之力有所不盡是何也彼力非不能遠也恐恐乎畏失其所愛也夫山林之盜出入于險阻之間晨夜而不顧彼以謂有所獲者固我之所幸不幸而敗於吾何失哉此平勃之智也夫操天下之重利者不可為匹夫輕

死之謀匹夫之謀是不得已之計也

衛青

自古中和深厚之士可以保富貴處功名而不
足於名高輕俠慷慨之士立可喜之行者可以
為名高而多履危禍二者若皆有所不足然為
可喜以取名者其救止此耳使為中和深厚必
不可得而中和深厚之士其於取名驚世或者
能之而有不為也司馬遷論李將軍之死曰知
不知皆為流涕論大將軍曰以柔自媚於上其
於天下未有稱也愚意李廣之所為青之所不

願而非不足也以青為奴虜庸人遭時幸會以
取富貴者耶則汲黯不拜大將軍曰使大將軍
有揖客願不重耶青由此益重黯李敢怨其父
死至擊傷青青為諱不言青知揖之重於拜權
足以報敢而為諱之懲田竇之事至絕口不薦
士不斬蘇建使歸命天子言之如不快人意而
其知時見遠皆中幾會青顧不能交灌夫藉福
之歡而為快意斬伐者之所為耶凡此類非庸
人所能也彼非庸人而為此則必有道矣而遽
欲賢廣而貶之不亦過哉夫好名之士常鼓舞

於壯健可喜之節而不快於持重遠見之士廣之所為天下之輕勇者好之其明者未必善也後世論郭子儀李光弼二人者未嘗不右子儀夫善戰而有謀果敢而精銳是數者子儀皆若不及其寬緩仁愛宜若魯鈍矣而卒過光弼者何也子儀之所長光弼之所不能光弼之所長子儀或未必待是故也淮南王與伍被為反計而被獨稱大將軍以折之被之伏節死義則憚汲黯用兵決勝則忘青然則為天下未有稱者又果然哉

張文潛文集卷第八

張文潛文集卷第九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雖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之風蓋其心不專以其伎易寵祿又有不忍欺其君者東方朔論上林苑害民田其言忤人主之欲而相如上林賦其終所陳與東方朔何異且相如事景帝游梁羈旅不偶亦思泰矣幸而逢其合持末伎以求售此常人之情惟恐失其意也愛惡未可必而諫及之此其心似不志於利者也其後為帝開夜郎通西南夷既至蜀得其

父老之說頗悔其失作書為諭蜀而實以風夫
既以開其利於前矣徐覺其害又不忍默然此
其心似不忍欺者與夫遂非而忍愧者亦異矣
始相如以自慕藺相如彼其從來有足觀者矣

司馬遷上

司馬遷作伯夷傳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
此持遷自言為李陵辯而武帝刑之耳論管晏
之事則於晏子獨曰使晏子而在雖執鞭所忻
慕焉遷之為是言者蓋晏子出越石父於縲紲
而方遷被刑漢之公卿無為遷言故於晏子致

急焉北方李陵之降其為漢與否未可知而遷
獨激昂不顧出力辯之如此不幾於愚乎與夫
特然後言片言解紛者異矣不知其失而惑夫
道之是非何哉至怨時人之不援已於禍而拳
拳於晏子遷亦淺矣

司馬遷下

司馬遷尚氣好俠有戰國豪士之餘風故其為
書序用兵氣節豪俠之事特詳其言侯嬴自殺
以報魏公子而樊於期自殺以頭遺荆軻皆奇
誕不近人情不足考信以嬴既進朱亥以報魏

公子不自殺未害為信而樊於期自匿以求苟
免尚安肯憤然劫以浮詞以首遺人哉此未必
非燕丹殺之也余讀刺客傳頗愛曹沫豫讓之
事未有補於國而讓為不負其君然皆不合大
義而庶幾所謂好勇者如聶政荆軻之事此特
賤丈夫之雄耳予觀竇嬰田蚡灌夫之事考嬰
與蚡皆庸人不學其所立無可稱錄而灌夫屠
沽之人也鬪爭於酒食之間不啻若奴妾是皆
何足載之於書而遷敘聶政荆軻竇嬰田蚡之
事特詳反覆叙錄而不厭蓋其尚氣好俠事殺

其所好故不知其言之不信而忘其事之為不
足錄也

邴吉

邴丞相為人至深厚也余獨有恨焉虜入雲中
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御史不能對得譴
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
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於其所急而一
時際會於他人之力亦可以為徼幸矣謂之真
憂邊思職也可乎因徼幸以得譽遂從而冒之
坐見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龔遂

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為長者遂不敢以為出已
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之能歸功於君其善
微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方天子讓御史吉如
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臣是以知
之此其為能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世人有未
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
射者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邴吉脫宣帝
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
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夫
冒微幸之福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為

邴吉相悞也

陳湯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之賞其守常
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徼
幸生事蠻夷而竒其功憤其為庸臣所訛者則
稱舉贊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細瑕軍
寵以勸有功此余得以論之也夫奮不顧身決
計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梟之藁街自漢擊
匈奴以來未有能如此者而以一切矯制生事
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

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
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
者則亦不可使人臣不待命而有功待其功以
要我則亦為國者之病也劉向之論善矣而未
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為
說則亦未有服惡矯制者之論惜夫未有以余
說告之者矣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
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
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
陳湯而得單于耳匈奴之衰乃五分其國而其

常則未有二單于也其不可常徼幸而立功者
又寡少如此則既裂地而封湯乃箸之令曰有
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
雖欲再賞一人焉雖數十年未有繼也惟其為
說不明若擅興而有功皆可以求賞相繼是故
沮功之說所自而起使必如陳湯者乃侯五單
于而至是侯者五人而止何遽有要功生事之
憂哉上足以尊明陳湯之有功顯褒而不疑即
下不畏未來生事要功之論天下之善計者也
古之善為政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

旁書
父梓木
少吳

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而已昔者魏國患其邊之臣趙徙而决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是賞之湯之論也有功於魏者有比干徙河者乎魏二二河則徒河之賞無再也

趙充國

余讀趙充國傳觀其用兵决勝若可謂有奇功然提大軍振五萬之先零持久頓兵數年而不决其取之也又非有奇說可喜之功蓋嘗疑其

多備而少斷反見其言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而後知其非徒然者夫先零之事微矣然其規略則古之謀臣智士之遺法也古之善計者未嘗一日不志於功名而不肯試天下之微幸而其術本於觀時時則非吾之所能為而吾能引而致之不然則安坐以待其變舍是未有肯妄動者夫提兵决勝斬首捕虜以與敵鬪吾可以有功而不可以無患未可以無患則變生不常而勝負未有所在謀人之國都而吾不能必勝負之所在是天下之危道也故充國赦罕开

以離其支黨遣其降者以亂其腹心培之於覆
亡待其勢而後振之夫充國豈以爲力戰決死
遂不利哉以謂其去不當出此故也昔予嘗恠
漢武帝用衛青霍去病出萬死百戰以踐蹂匈
奴之強此兩人斬首降虜不可勝數單于遠遁
漢南空虛而終不能得志至其晚年漢與匈奴
兩不振矣唐太宗與頡利臨渭水而盟方是時
內有太宗之雄而李靖李勣爲之將帥致頡利
於室中而閉其門覆軍殺將何求而不可太宗
意不出此而其後頡利危弱國中空虛李靖以

五千騎盡矣而滅之夫武帝之無大功何也戰
匈奴之強而不能引匈奴於弱而後戰而太宗
之明知頡利之方強雖足以取未可以無患李
靖以孤軍而功過於衛霍之百戰彼惟投其時
故也其後太宗舉國以取高麗猛將銳卒自以
無前而頡兵堅城遠巡而返何則蓋蘇文旣死則
而欲以亡國處之過矣高宗之初蘇文旣死則
用一李勣滅之而有餘夫勣之才豈過太宗哉
敵之時異也勾踐之與范蠡百計而謀吳勾踐
不能忍而欲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而至稽顙之

變而遂起而不疑何則彼之至計不獨以一戰
爲也充國以善戰之才而謀五萬之衆至百計
感取弥年而後成彼非惡速戰也謂此用兵之
法也

張文潛文集卷第九

文潛文集卷第十

王鄭

昔孔子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以清忠與之而
不與之仁管子之德不及二子遠矣而以仁與
之何也夫仁之爲道雖大然其實以濟物爲本
濟物之事非一善可以當之必共才德爲世所
賴得我則存非我則亡我之所居家安而國治
如是則有一善不害爲不仁而有小不善於仁
未害也余觀王祥鄭冲何曾三人者考其行事
之迹從容無事之際雖謂之君子可也然爲魏

大臣陰相司馬氏以琢喪魏室卒導而授之夫
平日則戒慎君子之所忽而當事則為小人所
不忍為此所謂色取仁而行違在家在邦必聞
者昔者西漢之未有似乎此孔光師丹皆盜當
世賢人君子之名而或屈於董賢或附於王莽
使為姦者反依之以取重嗚呼治天下者其不
可以無才智骨鯁之士也淮南王欲為亂獨憚
大將軍與汲黯畏衛青畏其武畏汲黯畏其直
也夫世固有德不足以化姦才不足以定亂而
可以謂之仁人君子乎夫使今尹子文陳文子

當管仲之任則不勝矣李德裕曰平澹和雅世
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必不
能捐軀濟厄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
瑚璉園林鴻鵠者此數子之謂矣

張華

裴頠勸張華以黜賈后而華不可其言曰聊以
優游卒歲當時華有天下之望姦日孽后切齒
於華久矣雖不舉大事可得優游而卒歲歟華
之智寧不知此而為是言何也夫華為之亦死
微幸苟免自安之言耳方是時華之計無可為

者矣與外臣為仇則貴后得藉口以誅之與孽
后為怨則強王將以仗正而行其意起貧賤取
富貴既無棄徒之高又名重累身眾所不置已
有遯尾之厲嗟乎華於是時蓋知不免矣自古
為是言者不以賢不肖皆不免者也董卓築郿
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塢夫事不成而
塢可得而守歟卓雖愚亦知之矣曹爽不能用
相範之計而曰不失為富家翁其措意亦如此
張華之優游董卓之守塢曹爽之富翁皆知不
免而徼幸苟且之言不足論也士之謀身至此

亦可悲也夫

王導

余觀王導之為政有以也哉自古開國建邦尚
功利修戰伐其俗好武喜功其國家法度修立
若是者必速亡而無內亂然當其亡也必為大
敵取之何則法制素立人畏而不敢犯故無內
亂夫國小勢單而有所恃必敢闖其人才可用
則不能下人夫小國敢闖而不下人大國之取
也吳蜀是已諸葛亮治蜀法制謹密兵武修立
糧儲豐而器械精故以區區之蜀而魏人不敢

侮亮既死姜維恃其餘力黷武好戰而魏取之
孫權之為吳也江東才武之士悉用而無遺其
將帥多可用之才權既死而規略風声不改其
舊孫皓不肯俯俛畏縮為自守之計時用其武
而晉取之故曰小國敢闖而不下人大國之所
取也夫政和俗弱畏患自守者多內侮其弊也
內之強有力者取之然不待其力尽勢窮則不
亡何則內有強力之臣而無所忌則必起然國
人未去則取之也難非極弊不可復振之際則
不可得東晉是也導相元帝于江東所以立國

者不遇賓延賢士招礼名勝設學校謹選舉
為柔仁和厚之政而已夫當西晉之末夷狄並
起天下大亂非有商君管仲之節制刻深以畧
功利起怠惰收畜天下才勇之士不畏勞苦往
返與之深入力爭未有能立者也而導願為此
豈其才不足歟或者曰導之意以謂限畏江而
與關洛交兵相元帝而與劉曜石勒爭雄駕御
賀循紀瞻之徒而與夷狄馳逐此百舉而百敗
曾不如勿為之愈也是以置江北之紛紛而為
保國之計苟為後世不遽亡之策而可矣夫王

敦蘇峻之內侮桓温桓玄之崛強大則君廢大臣誅小則控制上流而朝廷奔命宜若朝夕而云矣卒之劉裕取之於陵夷甚弊之後此固導之深啻也齊之政強魯之政弱魯朝齊而齊先亡乃自古然矣

韓愈

韓退之以為文人則有餘以為知道則不足何則文章自東漢以來氣則已卑矣分為三國又裂為南北天下大亂士氣不振而又雜以蠻夷輕淫靡嫚之風亂以羗胡悍魯鄙悖之氣至於

唐而大壞矣雖人才衆多如正觀風俗平治如開元而惟文章之衰未有能振其弊者愈當正元中獨邛而揮之上窺典墳中包遷固下逮騷雅沛然有餘浩乎無窮是愈之才有見於聖賢之文而後如此其在夫子之門將追游夏而及之而比之於漢以來齷齪之文人則不可然則愈知道歟曰愈未知也愈之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果如是則舍仁與義而非道也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若如

此則道與德特未定而仁與不仁義與不義皆道也是愈於道本不知其何物故其言紛紛異同而無所歸而獨不知子思之言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曰性曰道曰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禮樂政刑所謂教也而出於道仁義禮智所謂道也而出於性性則原於天論至於此而足矣未嘗持一隅曰如是謂之道如是謂之非道曰定名也曰虛位也則子思實知之矣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於言者與

屈突通

屈突通知隋之亡力不足以救也審矣然力盡勢極猶為萬一之計其心皎然非負隋也通未及此而被禽其不死者非自免也唐赦之也唐之為隋之仇明矣通不負其所事而舍其生然忘其仇而食其祿責通報其怨非也天之所與通安得而報之君子於其仇度非所得報則不敢行其私然尔不敢忘其私故食其祿者通之罪也凡負恩尚存於可為之時者得罪於通可也忠亦不足為矣

裴守真

先王之禮不明於世日以廢壞遂至於滅亡者其初未始不自於諛夫盜儒苟欲媚世主之私而不務行先王之意而俯從今世之便也先王以至誠仁義之心誠意於禮樂之際齊明盛服如臨師保父母之嚴一有不中凶咎從之而後世之汙君習於安樂驕傲者勉而為之其欲舍而從我也固已不勝其怠而諛夫盜儒又從而為之解說旁引曲取既使之便其私意而又曰自義理之所安嗚呼先王之禮何從而興乎秦

今

併六國典禮盡滅高祖撥天下之亂庶幾其有興矣而叔孫通呵其意不能尊其所聞而行之乃為是苟且滅裂之具而漢之禮終以不明則起於叔孫通之徇其君余讀裴守真傳守真善容典為太常博士當時謂才稱其官至論射牲禮曰古者天子自射牲漢遣侍中今天子奠玉酌獻而已可也古今異宜不必射牲破陳慶善一舞入天子為起守真言古無天子立觀舞者請從也夫射牲古也古也勞而今也佚則從今立觀舞今也今也勞而古也佚則從古守真非

能法古也特從其佚便使人主便之而已夫先王之禮惟惡夫好便而無制者而後為是曲折制度之嚴也使有司之禮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嗚呼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車服金珠翠羽婦人之服竒文巧畫房闥之玩仙靈鬼怪可駭之物雕韋織毳戎狄之用皆有之矣推其禍本亂原未有不起於好便安者為之也夫一守真不足道也而世遂以才稱其官則知史說偷風瞽俗相扇而不知耻也

可勝嘆哉

李郭

雄傑好亂之士可伏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為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後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偽游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者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虜百鬪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

將已不為使子儀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
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
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余嘗思其
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
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為人至誠不
欺主於忠信其胷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
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
思明此雖狡夫猾虜之常態意其人雖雄悍驍
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謀
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史思明之侮而田承

嗣之膝獨為尚父屈歟此於伏人之道小矣嗚
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性
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
侮也

李德裕

李德裕制變遇事之方裴度有所愧然度之制
變務出於中和故事出而人不驚事已而身安
德裕務才而快意者也故其所發竦動人之觀
聽而後多侮宦者劉承偕監劉悟軍悟不堪其
侮而言之朝憲宗以其有寵於母后也問計於

度請斬之又曰不能斬則流之天斬之則風采
足以震動而於事也健然苟求下足以厭悟意
上不傷太后心流之亦足矣何必求動人之視
聽哉此度過人者也劉稹之叛計策出於郭誼
為多積勢已窮感誼斬稹以降此在稹為可恕
在朝廷為可賞德裕以為劉稹小子安能反誼
始教之而終賣稹以求生卒斬之德裕之出此
不過欲明大義立風聲以竦動視聽耳若誼者
置而不問斯可矣何必求名而殺之耶是時強
藩悍鎮力足以拒王命而所深忌者左右之竊
發也誅郭誼而叛臣始安心於其下其為慮蓋
已踈矣德裕惡牛僧孺其傾僧孺也曰僧孺聞
劉從諫戒而慷慨又構成其往來之迹夫傾大
臣惟有交反者之罪為無以加入主之所不恕
僧孺由此遂竄德裕於復怨則快矣而君子豈
忍為是哉故一旦矢勢群起而擠之身沒南荒
非偶然也

張文潛文集卷第十

張文潛文集卷第十

藥戒

客有病痞積於其中者伏而不得下自外至者
捍而不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
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
无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鬲導達呼吸開利
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
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不逾月而痞五作五下
每下輒愈然客之氣一語而三引躰不勞而汗
股不步而慄膚革无所耗於前而其中朶然莫

知其所來嗟夫心痞非下不可已予從而下之
術未爽也茱然獨何歟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
而問之醫歎曰子无歎是然者也凡子之術固
為是茱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予
心者其未必有傷求无傷於終者則初无望於
快吾心夫陰伏而陽蓄氣與血不運而為痞橫
乎子之胃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
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震
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泊乎其易
危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蓋已病矣由

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
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氣不既索乎故
膚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茱然如不可終日也
且將去子之痞而无害於和平子歸燕居三月
而後予之藥可為也客歸燕居三月齋戒而後
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復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
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少康終是年而復常
且飲藥不得亟進客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
蕙然遲之蓋三投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
所攻之效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疾平客謁

醫再拜而謝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醫國之說也。豈特醫之於疾哉？予獨不見夫秦之治乎？民悍而不聽，令惰而不勤，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瘖矣。商君見其瘖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悍戾猛鷙，不貸毫髮，痛刻而力鋤之。於是乎秦之政如建瓴，流蕩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瘖嘗一快矣。自孝公以至二世也，凡幾瘖而幾快矣。乎頑者已把強者已柔而秦之民死歡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歡心，一亡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民皆然，未有其物而已。民

心日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秦欲運其手足，肩脊而漠然不我應矣。故秦之亡者是好為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其初亦嘗瘖矣。先王豈不知砉然擊去之，以為速也？惟其有懼于終也，故不敢求快於吾心。優柔而抚存之，教以仁義，導以禮樂，陰解其乱而徐去其滯，使其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方其未也，旁視而憊然有之矣。然月計之，歲察之，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无所忤逆。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嬰其歡心。於是政

成教達安樂悠久而无後患矣。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俗成。則予之藥。終年而愈疾。盖無足怪。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公予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无傷於其終。則初无望於快吾心。雖然。豈獨於治天下哉。客再拜而記其說。

讀唐書

古之人主。自中庸以上。為理所屈。皆能行之。而誠未必加也。若漢文帝之於務農。唐太宗之於從諫。幾於誠矣。或問二君之誠。孰愈。予謂文帝

寡於言。而意有餘。未嘗為外貌觀美。繫於辭令。而形於制度。不過詔令丁寧而已。而身之所履。則可信不誣矣。夫知稼穡者。必上儉。彼身衣弋。綈足履革。鳥集書囊。為殿帷。罷露臺。却走馬。此其意可見也。太宗每見賢臣。則求諫。援引古今。出入經傳。恍慨歎息。語必成文。此雖无害於聞過。而有好奇名之心焉。此於誠有所不及也。意有餘者。忘言實已。修者忘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常恨不撲殺此老。文德皇后問誰。帝曰。魏徵。夫大棄之信用。微如此。而猶有殺心焉。則其平日之

厚
三敬而深信之或未必情也且好諫者不諱其
過而魏微以諫草與史臣帝聞而怒遂有伴碑
罷昏之事何怒之深也如此二事或者疑而不
信予謂或有之

高宗之淫昏弄暗又內為悍妻操制其柄外聚
群不逞於朝而禍不及其身者有以也非幸也
其智蓋有足以自衛者乎見東方言者以謂高
麗將亡之祥帝曰高麗小夷且亦吾民也夫是
言能出諸其口則有不可欺者矣以廢子賢之
故怒某人嘗與交通今其父訓其子父殺之帝

聞而不喜也更貶其父夫刑政能如是則希其
意者必相戒而天下聞之猶有父子之義焉夫
能酌理而不盡欺恣以義而諂有所不受使其
應變之際十五出此足以完其身矣

讀韓信傳

或問韓信服高帝乎予曰韓為高帝將數年常
將重兵滅大國而動以蒯通武步之邪說信无
所顧召之而至今之而行何為不服曰服則何
為卒反予曰信服高帝之智力而不服其為人
是以反也然則何也夫信之反非重失楚也在

自古以下另見

於偽游雲夢而執也夫偽游雲夢之計是市井
下俚之智而万乘之主親行之此信所以快快
北面而薄其君以謂不足為其下也夫暴奪人
之富貴而幽囚之欲使夫雄傑者帖然而死怨
非服之以德屈之以理則不可夫以市井下俚
之策而詐韓信彼身可執心輕其上矣彼且聞
其計出於謀臣則君臣皆輕矣是不反何待然
則為高祖者柰何必待夫反形明白引天下兵
誅之耳信雖難制然不數年而定一偽游而縛
韓信自尔出令天下誰敢信之歟自古士有所

貧而功名見於世者未嘗肯以身就人者也何
者彼輕就人者其規矩準繩將在彼矣夫如是
則我之所有安得盡布之哉且保鏌鄒之利者
不以試薪售和氏之璧者不登門彼皆不求人
而人求之若不得已焉而後即之者亦自其理
然也韓信當秦之亡天下之窮士也非有孔孟
進退之節然蕭何獨察其非汲汲於求顯待之
不厚禮之不至則不為用也故以高帝之倨必
使之築壇齋戒備禮而後官之舉之三軍之下
而加之諸將之上而不疑知不若是信將不滿

而无留心矣諸葛亮戰國之策士也高臥於隆中其主就而後起而後能使劉備三分天下而伸於強敵彼孫武求試兵法於宮人叔孫通度上所能行而制禮其事業功名卒以不顯有以也夫

讀南越傳

予嘗愛漢文帝以趙佗稱帝于南越遣陸賈奉咫尺之書馳一介之傳曰今兩帝並立而无一使相通是必爭也未嘗怒其為帝而佗感心竭誠屈伏自痛不須臾而去其僭号諺云人之飲

酒勸之飲愈不飲禁之不飲則欲飲夫佗之帝也必意漢惡其迫我也矜張以伐之夫如是則足以自張於國人而意亦且少中矣今乃不然漢天子視我為帝漠然如未嘗有則吾何以取重於國退而視黃屋左纛非甚童騃必且以為是果何用之物哉冒而居之且甚不安夫行所以不安而求无所用者佗老賊必不然也幸賈之來悔去不亟耳文帝之策可謂得矣其智可謂絕人矣是合老子所謂不爭而善勝者也吳王不朝賜之几杖故卒文帝世不反孝文之術

每務出此而賈生者乃以改正朔服色盛言歲
賂匈奴為倒垂之勢欲以動之宜其以為兒子
之論而不信也

讀楚甘公說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人之志也而言卒驗何
也曰殺人者必見殺害人者必見害自有載籍
以來未有能免者何則天道也秦滅六國秦雖
滅乎楚楚怨秦最深怨深者復之必力人事也
此理之所志也何怪焉

張文潛文集卷第十一

張文潛文集

十一

題賈長卿續高彥休讀白樂天事

高彥休作唐闕史辨白樂天因母墜井作賞井

花新

詩賈子又從而續辨之予曰二子謂之愛白公

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之聖賢誰能无諉

何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囚堯而奪之位伊尹放

太甲而自王世未嘗有辨舜與伊尹非篡者何

也其心誠知其不然則辨无自而萌於心是其

為說无待而自然人之飽者人誣之以飢未有

自疑而辨其非飢者人知舜與伊尹之非篡如

自信其飽雖或從而誣之而不在辨之之域矣
故凡世之辨已與辨人其言雖一而察其心之
始萌蓋其於信嘗有所不足而後不能无言彼
雖无疑於其初其考於理較於迹而後能消其
不信之心於是乎有辨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
公也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術矣謗之於
意外惑之於疑似世之君子傍視而不平者起
而與之辨夫惟辨起於知之所不足故縱言極
口而益召天下之多言多言繁興而是非足以
兩行於世夫惟真知而泯言者而後謗止夫世

之真知君子者才幾人則小人之毀賢敗善何
時而止耶悲夫

書宋齊丘化書後

齊丘為唐偽臣其智特大鼠之雄耳何足道哉
其為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道其能
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於清淨无
為遣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為智術刑名何哉夫
惟清淨者見物之情而无為者知事之要據其
要而中其情者知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於恩
恩生於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遣也无情之至至

于无親人而无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
齊丘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頗亦高簡有可喜者
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
廢

老子義

夫人之生不殺之於在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
於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於死實未嘗知
畏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
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畏
死耶則吾取為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為奇也

也天下未嘗无刑而為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
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畏死而為奇者吾
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无殺之者也萬
物泯泯必歸於滅盡而後止則常有司殺者殺
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
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
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代大匠斲希有不
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
使從之殆非也

書韓退之傳後

或曰操賞罰榮辱以勢臨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於其賞罰取舍於其榮辱而其勢當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於德莫如好直於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揭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猶有平淮西碑耳然刊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喪湮滅與時俱亡泯然无所見於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

勝譽者之舌雖退之亦自謂勸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予曰是何足怪昔者先王之賞罰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所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已之所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汙政其昏惑矜亂無所取稟制好惡可否於一己之私智而濟以蔽欺之姦何怪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

入恥歟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震
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梗
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道以高麓而後怒號哮
吼聲振百里押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
遇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
可止故也何怪夫身益困而名益聞耶

書吐蕃傳後

自漢已來其能制四夷使不為中國患者莫若
唐然獨一區區之吐蕃能困之豈其制之未得
其術耶自太宗以來固已屢失其術其尤可笑

者平涼之盟也匹夫操刀而殺人則必從容伺
察待其不備而後發執刀而呼曰東爾手吾將
汝殺則雖責育不敢施於三尺之童何則人固
不可易也不然則必狂疾者也使之束手而待
之殺而不之避也則亦必狂疾者也吐蕃之於
唐固非有深誠之可以不虞也在德宗之時吾
方疑之彼曰必爾大臣而後盟惟杜希全李觀
而後可擇其地利則曰必黎木林而後可彼得
殺吾之大臣而劫二將以空溼原靈夏之備而
擇險阻之地以為設伏之利此其必變之迹特

未曰吾將變耳彼乘吾疑而直行其謀而求我成之其易我也甚矣而唐之將相大臣晏然不之虞如接君子與之握手壇上而不少備此何異於將殺之則告之束手而偃然不拒而待死者哉彼渾瑊者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古之善將者遠至於鄰國之動靜皆知之矣夫豈有它術哉測之以謀而伺之以實尔夫縛其二將而不知三萬之卒伏於肘腋而不覺也則安在其為智也嗚呼平涼之盟所以大可笑也彼尚結誓之智何足貴也是殺人而告之束手者之智而猶如此况死二臣者哉

讀鄒陽傳

鄒陽傳稱梁孝王用公孫詭之說殺袁盎事覺孝王懼誅使陽入關求解陽見齊人王先生用其計說實長君入言之及韓安國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此則陽與安國同救孝王殺盎事也及韓安國傳所稱見長公主事自以孝王僭天

子游戲天子聞之心不喜太后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梁王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長公主具以語太后事乃解其後安國坐法久之復用為梁內史乃有勝詭說王殺袁盎等事安國諫王王乃殺勝詭漢使還報梁事解无安國見長公主事此則安國見長公主自以游戲事在前非勝詭事也明鄒陽傳中所載設記安國所解前事為今事耳

游俠

所貴乎游俠者謂其身任人之患難而脫人於

厄也朱家郭解雖不合於大義而其感慨雄俊先人後已故可取也樓護平生齷齪守常節无可稱呂寬得罪王莽以其父故窮歸之豪俠立節死如此時為宜斬莽使脫寬於死身自亡匿或有以身任之而不悔如此謂之俠可也護得詔書即日斬寬以聞莽大喜此苟偷畏懦闔里屠販人耳當莽時天下畏威誰非護者班孟堅列護與朱家郭解同謂之俠此何故也泣梁責妻子使終養呂公此朱家郭解糞土之餘也何足道哉

諱言

高宗自誅長孫无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為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為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死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无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奪雄坐房奧奪廟社犯天下之至順為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為何求而不得哉予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

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无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嘗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敢言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无忌唐文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

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弒
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相幾二十年固
寵市權愚瞽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
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為下邳令林甫
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无聲飫三品芻豆
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
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慘於漢庭之外戚唐文宗
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
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
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

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
宗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
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猶
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
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於上視天
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
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林甫
斥逐之而无餘矣國中空死人上下內外皆從
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
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无善人國非

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姦賢
嫉能无為比勑其時人物可知矣

張文潛文集卷第十二

初七日校

張文潛文集卷第十三

秘丞章蒙明發集序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不計其功固有其才可以
為而不達不及施與既施而中奪者何可勝數
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孟子
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繫天者其未可以
賢不肖必也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為將其言哀
痛反復深悲其無功以謂百姓知不知皆為垂
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美獨曰常有天幸不至乏
絕夫子長不少假借於屢勝之去病而獨卷奉

今年春予遇友
及行狀亦予友

於老死之李廣何哉彼惟深痛夫庸人冒時以
取名而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得少就其志故
其與奪之際如此嗟夫豈獨人事哉凡物亦然
夫夏生殖而叢棘能有所庇疾風烈寒犬木百
圍僵仆而死秋水時至溝畎有一溉之功而歲
旱淵竭江河不足活魚鼈物固繫其所遭者哉
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
而工不待彫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
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虓武者莫如劉季項籍此

今會稽章邦九章子月拜序文章漢論甚高而歎其不大有施也

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其過故鄉而感慨
別美人而涕泣情發於言流為歌詞含思淒婉
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
寄其意耳余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
妙絕一世携一編示余大抵倚聲而為之詞皆
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為工何
哉余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
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
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
如攬嬾施之袿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

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為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狙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為變易北大而重故為變遷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輕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為是說者謂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

以十百計也世固有得金而善者何必金帛

數十萬亦有得國於人而不慮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為備禦猶今日之信北也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於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符不驚于國中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羗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某聞今北邊要

那有或性不修器械苦惡也戊單寡然跬步強
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鳴不鳴要非祥也
針狼不山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鷺見其
不噬謂之犬馬吁亦過矣

李德載字序

李成甫名公輔告余以不安其字也求易之詩
不云乎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
予無棄爾輔負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夫
車之所載或輸焉繫之於輔之棄與不棄而已
則輔之於車功亦大矣雖然輔之於物有功於

李粹甫字

李德

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而輔不與焉然正不
若謹輪輻僕在前馬伏軛而輔不至則車不安
登險而憂傾涉淖而憂濡視車中之載如寄物
焉且天下之物固有相須不同域而相成者豈
獨輔也哉千金之裘成於工人之寸針南越之
箭激以飛鳥之遺羽火蘊於石而金發之兵切
於膚而甲拒之故其在人則學是也夫學之於
人非性之所素能也而性不得學則不明故夫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夫人之於
天者素且矣四端之於我非外鑠我者也

堯舜之於塗人其本則一而已彼為是堯舜塗人之別者學不學異也性在已學在物自外而視之相去亦遠矣而堯跖由之物固不能無所待而獨成哉夫學有道道有序循其序而積之者行石能遠涉而能高夫下則鳥獸虫魚器械服物之理無不通中則修身正家治天下之業無不立上則達性命通死生官天地府萬物獨立於萬物之上而無與為侶而學庶乎至矣雖然有患忽小而務大躐等而求至者吾惡之久矣自燕之秦者必之晉自魯之楚者必歷衛天

下之所共由而不能越者也夫無見乎小而能明大與不涉平等而能速至者其可信也哉故保性以為車力學以為輔而載爾德焉則周流天下倘徉海外以求子所欲其有不得者乎子以德載易之

進齋記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為德無須臾而不進雞鳴而興暮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蒞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賤幼振其族姻與夫誦說講辨上世聖賢之言

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尊俎拜
俯升降酬酢相侑勉勉汲汲無須臾之間習其
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
刻而一於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
深念矯揉其心志調伏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
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其性命死生
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
而不可止蓋自其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哉書
之所達過於旦夜之所得加於晡矣豈特旦暮
晡夜之別哉一語一嘿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

矣自其為士而至聖人也如日之運於天小之
為旦夜中晷之變大之為寒暑春秋之異然微
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
呼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
至則亦以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
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
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問殺烝則飲食之際未
嘗不學也夫子風乎舞雩詠而歸則遊觀之際
未嘗不學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簣則疾病之
際未嘗不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既剽盜其肌膚

攘剽其土直比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
之未幾心而自以為業成者十之冠而仕則
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夫疲裂苟偷
之習而亟捨於既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
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欲玩習之際比之進
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
學也內以修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愈修
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於世則天下被其福
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生民
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
至而道未立哉嗚呼民之休戚繫於道學之成
否則夫為士可不勉歟

冀州州學記

嗟乎政事之緩急如人之於飲食不可強也強
使急者緩如止飢者之食強使緩者急如持食
以進飽二者無枉其不可也余嘗惟今之士大
夫皆能責守令不如古者興學校隆師儒讀書
行禮其中而為守令者雖責之不受亦不害其
為政論守令之能否與夫人民之利病亦絕不
在此何也三代之時天子諸侯之有學其朝夕

政事之所繫不啻如今省寺之要且急也自出
師受成獻馘皆必由之則一士之不率教至勤
天子公卿而親臨焉蓋無足怪當此之時雖欲
緩而不治亦不可得先王之俗既亡更數千載
風俗禮樂既已大異矣而朝廷郡縣之政視學
校無毫髮相及而乃日夜責之以不如古夫我
則無用而強授之此何為者也且不怪夫冠者
之不為章甫騎者之不為四馬而獨怪學校之
不如三王不亦異哉夫求三王之治不立學是
廢食於飢而必責學校於今日猶強食於飽必

不行矣由是言之處之興廢其本未遠矣吏未
有責也夫未可以責吏則劉侯之為此殆苟然
歟蓋昔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
羊我愛其禮夫不生朔而去羊始以今之政為無事
世不知有告朔者自去羊始以今之政為無事
於學而為不可也因我之無用而毀古人之所
急安知來者之不有作乎

予刻文

此篇係新刊者與原本
完師集篇全
也而公泉之

人有二

泉則得

張文潛文集卷第十三終



